



国家教育部、中央电视台

联合主办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

名家名篇
经典阅读

JING DIAN YUE DU

青春版

爱的创造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WINGJIA MINGDIAN

JINGDIAN YUEDU

名家名篇经典阅读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爱的创造

出品人：陈光标
出品人：陈光标
出品人：陈光标
出品人：陈光标
出品人：陈光标

本书是《开学第一课》的配套教材，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本书由《开学第一课》的主持人和嘉宾共同编写，内容生动有趣，适合学生阅读。

生命的承诺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陈光标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创造 /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编.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4957-1

I. ①爱… II. ①开…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780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杨迪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尹爽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爱的创造

《开学第一课》编写组 编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字数 / 178千字 印张 / 12

版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7.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大地的语言	阿 来 / 001
生命的承诺	雷抒雁 / 009
聋天使	周晓枫 / 015
乡村的肾, 母亲的肾	江少宾 / 040
大 水	孙伏园 / 046
我与地坛	史铁生 / 050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 066
大自然的神性	蒋子丹 / 080
仲夏之夜, 我们的星空哪儿去了	陈 染 / 091
寸草难报三春晖	程树榛 / 100
不一样的炸弹	刘 墉 / 114
兴趣不是最好的老师	潘小娴 / 116
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	【德】赫塔·米勒 / 118
向着天分努力	麦 家 / 120
每一天的努力都是凝聚	俞敏洪 / 122
终 点	【英】罗伯特·J·哈斯汀 / 124
自由飞翔: 给灵魂一片土壤	查一路 / 125

泉

100

900

210

040

840

020

000

080

120

001

411

811

811

051

551

151

251

152

国旗.....冰 心 / 127

好的故事.....鲁 迅 / 129

电影的教训.....鲁 迅 / 131

哥哥的遗曲.....[日] 川端康成 / 133

父母的心.....[日] 川端康成 / 146

环形废墟.....[阿根廷] 博尔赫斯 / 149

不 幸.....[奥地利] 卡夫卡 / 154

乡村教师.....[奥地利] 卡夫卡 / 158

吉莉芭拉.....[印度] 泰戈尔 / 168

立身篇.....陈忠实 / 174

清贫与富贵.....梁文道 / 186

002

大地的语言

阿 来

朋友来电话，招呼去河南。从来没有去过河南，从机场出来，上高速，遥遥地看见体量庞大的郑州市出现在眼前。

说城市体量庞大，不只是出现在视线中那些耸立的高大建筑，而是说一种感觉：那隐没在天际线下的城市更宽大的部分，会弥散一种特别的光芒，让你感觉到它在那里。声音、尘土、灯光，混同、上升、弥散，成为另一种光，笼罩于城市上方。这种光，睁开眼睛能看见，闭上眼睛也能看见。这种光吸引人眺望，靠近，进入，迷失。但我们还是一次次刚刚离开一座城市就进入另一座城市。重复的其实都是同一种体验：在不断兴奋的过程中渐渐感到怅然若失。我们说去过一个省，往往就是说去省会城市。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也以为就是眼前已经若隐若现的这个城市。汽车拐上了另一条高速公路，这时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下面的周口市，再下面的淮阳县。

还在车上，热情的主人已经开始提供讯息，我知道了将要去的是一个古迹众多的地方。这些古迹可不是一般的古迹，都关乎中华文明在黄河在这片平原萌发的最初起源。这让我有些心情复杂。当“河图”“洛书”这种解析世界构成与演化的学问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我的祖先尚未在人类文明史上闪现隐约的身影。所以，当我行走在这片文明堆积层层叠叠的大地之上时，一面深感自己精神来源短暂而单一，一面也深感太厚的文明堆积有时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所见如果不符合想象时，容易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

我愿意学习，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不大愿意去那种古迹众多的地方。那种地方本是适于思想的，但我反而被一种莫名的能量罩住了，脑袋木然，不能思想。这也是我在自由行走不成问题的年代久久未曾涉足古中

州大地的原因吧。

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始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

在那些古迹众多之地，自然往往已经破碎，总是害怕面对那种一切精华都已耗竭的衰败之感。更害怕大地的精华耗竭的同时，族群的心智也可怕地耗竭了。所以，此行刚刚开始，我已经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希望。

行车不到十分钟，就在我靠着车窗将要昏昏然睡去时，超乎我对河南想象的景观出现了。

这景观不是热情的主人打算推销给我们这群人的。他们精心准备的是一个古老悠久的文化菜单，而令我兴奋的仅仅是在眼前出现了宽广得似乎无边无际的田野。

收获了一季小麦的大地上，玉米，无边无际的玉米在大地宽广中拔节生长。绿油油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在细雨中吮吸。这些大地在中国肯定是最早被耕种的土地，世界上肯定也少有这种先后被石头工具、青铜工具、铁制工具和今天燃烧着石油的机具都耕作过的土地。人类文明史上，好多闪过文明耀眼光辉，同时又被人类自身推向一次次浩劫的土地，即便没有变成一片黄沙，也早在过重的负载下苟延残喘。

翻开一部中国史，中原大地兵连祸接，旱涝交替。但我的眼前确实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大地，这片土地还有那么深厚的肥力滋养这么茁壮的庄稼，生长人类必需的食粮。无边无际的绿色仍然充满生机，庄稼地之间，一排排的树木，标示出了道路、水渠，同时也遮掩了那些素朴的北方村庄。我喜欢这样的景象。这是令人感到安心的景象。

如今是全球化、城市化时代，在我们的国家，数亿农民耕作的田野，吃力地供养着越来越庞大的城市。农业，在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是效益最低，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是那根爬升得最乏力的曲

线。问题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得最快的曲线。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中餐吃对冲基金，晚间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尽管厨师也可以把窝头变成蛋糕，并把巧克力蛋糕做成高级住宅区的缩微景观，一叉，一座别墅，一刀，半个水景庭院。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能把人本不需要的东西制造为巨大需求的人，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是小麦、玉米、土豆，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农民一样，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期货、汇率。但他们好像一心要让人们忘记大地。这个世界一直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在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大地，重要的是大地哺育人类那些根本的东西。

一个叫利奥波德的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质疑过这种现象，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只发展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观念，一种人与财富关系的伦理观念。并认为这种观念大致构成两种社会模式，一种用“金科玉律使个人与社会取得一致”，一种则“试图使社会组织与个人协调起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关系的伦理观”。

伦理观是关乎全人类的，不幸的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一切社会规则以全体人类利益为考量的世界上。现在的价值体系中，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资源。人是资源，土地也是资源。当土地成为资源，那么，在其上种植庄稼，显然不如在其上加盖工厂和商贸中心。这个体系运行的前提就是，弱小的族群、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

农业需要做出牺牲，土地产出的一切，农民胼手胝足的劳动所生产出的一切，都是廉价的，因为有人说这没有“技术含量”。几千年才培育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农作物没有技术含量，积累了几千年的耕作技术没有技术含量，因为古人没有为了一个公司的利益去注册专利。玉米、土豆在几百年前从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传入了欧洲与亚洲，但墨西哥的农民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离井背乡，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贫民窟，只为了从不得温饱的土地上挣脱出来，到城市里去从事最低贱的工作。我曾经在墨西哥那些被干旱折磨的原野上，在一株仙人掌巨大的阴凉

下黯然神伤。我想起一本描述拉丁美洲如何被作为一种资源被跨国资本无情掠夺的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如果书名可以视为一种现实的描述，那么，我眼前这片原野的确已经流尽了鲜血。眼前的地形地貌，让我想起胡安·鲁尔福的描写乡村破败的小说《教母坡》中的描述：“我每年都在我那块地上种玉米，收点玉米棒子，还种点儿菜豆。”但是，风正在刮走那些地里的泥土，雨水也正冲刷那些土地里最后一点儿肥力。

今天，在远离它们故乡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玉米亭亭玉立，茎并着茎，根须在地下交错，叶与叶互相摩挲着絮絮私语，它们还化作一道道的绿浪，把风和自己的芬芳推到更远的地方。在一条飞速延展的高速公路两边，我的视野里始终都是这让人心安的景象。

转上另外一条高速路，醒目的路牌标示着一些城市的名字。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但在这样的原野上，至少在我的感觉中，那些城市显得遥远了。视野里掠到身后，以及扑面而来的，依然是农耕的连绵田野。

我呵气成雾，在车窗上描画一个个汉字。

这些象形的汉字在几千年前，就从这块土地上像庄稼一样生长出来。在我脑海中，它们不是今天在电脑字库里的模样，而是它们刚刚生长出来的时候的模样，刚刚被刻在甲骨之上的模样，刚刚被镌刻到青铜上的模样。

这是一个个生动而又亲切的形象。

土。最初的样子就是一棵苗破土而出，或者一棵树站立在地平线上。

田。不仅仅是生长植物的土壤，还有纵横的阡陌、灌渠、道路。

禾。一棵直立的植株上端以可爱的姿态斜倚着一个结了实的穗子。

车窗模糊了，我继续在心里描摹从这片大地上生长出来的那些字。

麦、黍、瓜、麻、菽。

我看见了那些使这些字具有了生动形象的人。从井中汲水的人。操耒犁地的人。以臼舂谷的人。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眼下的大地，麦收季节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前才来到中国大地上的

玉米正在茁壮生长。那些健壮的植株上，顶端的雄蕊披拂着红缨，已然开放，轻风吹来，就摇落了花粉，纷纷扬扬地落入下方那些腋生的雌性花上。那些子房颤动着受孕，暗含着安安静静的喜悦，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待秋风起时，就会从田野走进了农家小小的仓房。

就因为在这让人心生安好的景色中描摹过这些形状美丽的字眼，我得感谢让我得以参加此次旅行的朋友。

就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们到达了周口市淮阳县。我是说到达了淮阳县城，因为此前，已经穿过了大片属于淮阳的田野。让人心安的田野，庄稼茁壮生长的田野，古老的，经历了七灾八难仍然在默默奉献的田野。还未被加工区、开发区、新城镇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田野。

没想到此地有这么大个还活着的湖。

我说活着的意思，不只是说湖盆里有水。而是说水还没有被污染，还在流动循环，晚上，住在湖边的宾馆里，浏览东道主精心准备的文化旅游菜单，就可以闻到从窗外飘来水和水生植物滋润清新的气息。

有了这份菜单上的一切，淮阳人可以非常自豪，对我而言，不要菜单上这一切的一切，我也可以说我爱淮阳。爱窗外广大的龙湖。爱曾经穿越的广阔田野。爱那些茁壮生长的玉米。想着这些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新闻，是世界性粮食危机的消息。其实，不要这样的消息佐证，我也深爱仍有人在勤勉种植，仍然有肥力滋养出茂盛庄稼的田野。但这样的消息能让人对这样的土地加倍地珍爱。

席上，主人向我们介绍淮阳、太昊、伏羲、神农、八卦、陈、宛丘。虽然肉体不是华夏血脉，但精神却受此文明深厚的滋养，但我更愿意这种滋养是来自典籍浩然的熏染，而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去凭吊或膜拜。饭后漫步县城，规模气氛都是那种认为农耕已经落后、急切地要追上全球化步伐的模样——被远处的大城市传来的种种信息所强制、所驱迫的模样。是一个以农耕供养着这个国家，却又被所忽视的那些地方的一个缩影。

晚上，在宾馆房间里上网搜寻更多本地资讯。单独的词条都是主人热心推荐过的，就是在本地政府网站上，关于土地与农业介绍也很简略，篇

幅不长可以抄在下面：

淮阳县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华北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海拔高度50米，东南海拔高度40米……全县总土地面积220.18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77.32万亩，占总土地面积的80.53%，土壤主要有两合土、砂土、淤土三大类。土质大都养分丰富，肥力较高，疏松易耕，适于多种农作物和林木生长。县境内地势基本平坦，但由于受黄河南泛多次沉积的影响，地面呈“大平小不平”状态，造成了许多面积大小不等、深度不一的洼坡地，其面积约4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这些洼坡地昔日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雨后一片明，到处是蛙声”，十年九不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对洼坡地连年进行治理，现已是沟渠纵横交错，排水系统健全，历史上的涝灾得到了根治，昔日十年九不收的洼坡地已变成“粮山”“棉海”。

正是这样的存在让人感到安全。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土地不可能满布工厂。中国人自己不再农耕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施舍给十几亿人足够的粮食。中国还有这样的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感到心安。国家有理由让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的人民，这样地方的政府官员，为仍然维持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而感到骄傲，为此而自豪，而不因另外一些指标的相对滞后而气短。让这些土地沐浴到更多的政策性的阳光，而不是让胼手胝足生产的农民都急于进入城市，不是急于让这些土地被拍卖，被置换，被开发，被污染，并在其耗尽了所有能量时被遗弃。

我相信利奥波德所说：“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一个是以为早饭来自杂货铺，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其实，就是引用这句话也足以让人气短。我们人口太多，没有什么人拥有宽广的农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森林供应木柴燃起熊熊的火炉。更令人惭愧的是，这声音是一个美国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发出来的，而如今我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多精英却只热衷传递那个国度华尔街上的声音。

我曾经由一个翻译陪同穿越美国宽广的农耕地带，为的就是看一看那里的农村。从华盛顿特区南下弗吉尼亚常常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伫立在高速公路的护坡顶端，浩荡急促的车流在他们视线里奔忙。他们不会急于想去城里找一份最低贱的工作，他们身后自己的领地那么深广：森林、牧

场、麦田，相互间隔，交相辉映。也许他们会想，这些人匆匆忙忙是要奔向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他们的安闲是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时那种自信的安闲。就是不远处，某一座小丘前是他们独立的高大房子，旁边是马厩与谷仓。在中西部的密西西比河两岸，那些农场一半的土地在生长小麦与大豆，一半在休息，到长满青草的时候，拖拉机开来翻耕，把这些青草埋入地下变成有机肥，让这片土地保持长久的活力。

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突然起意要写一部破碎乡村的编年史《空山》。我就在印第安纳大学旅馆里写下最初那些想法。看到大片休耕的田野，我写道：“这是在中国很难看到的情形，中国的大地因为那过重的负载从来不得休息。”

在那里，我把这样的话写给小说里那个故乡村庄：“我们租了一辆车，从六十七号公路再到三十七号。一路掠过很多绿树环绕的农场。一些土地正在播种，而一些土地轮到休息。休息的地开出了这年最早的野花。”

从那里，我获得了反观中国乡村的一个视点。

我并不拒绝新的生活提供的新的可能。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城市制造出来的产品，或者关于明天，关于如何使当下生活更为成功更为富足的那些新的语汇，总是使我们失去内心的安宁。城市制造出来了一种蔑视农耕与农人的文化。从城市中，我们总会不断听到乡村衰败的消息，但这些消息不会比股指暂时的涨落更让人不安。我们现今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静好简单了，以至于很多的东西不能用一个字来指称，而要组成复杂的词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化”：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商品化、全球化。这个世界的商业精英们发明了一套方法，把将要推销的东西复杂化，发明出一套语汇，不是为了充分说明它，而是将其神秘化，以此十倍百倍地抬高身价。

粮食危机出现了，但农业还是被忽视。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饿死人了，首先饿死的多半是耕作的农民。比如，我们谈论印度，不是说旱灾使多少农民饿死，多少农民离乡背井，大水又淹没了多少田野，对于这个疯狂的世界，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概率事件。媒体与精英们最热衷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又为欧美市场开发了多少软件，这些软件卖到了怎样的价钱。我不反对谈论软件，但是不是也该想想那些年年都被洪水淹没的农田与村

落，谈谈那些天天都在种植粮食却饿死在逃荒路上的人们？或者当洪水漫卷，国家机器开动起来救助一下这些劫难中的供养人时，城里人是不是总要以拯救者的面目像上帝一样在乡村出现？

平粮台。

这是淮阳一个了不起的古迹。名副其实，这是一个在平原上用黄土堆积起来的高台。面积一百亩。被认定为中国最古老的城池——宛丘。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

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从那么久远的古代，原始的农耕就奉献出所有精华来营造城市，营造由自己供养，反过来又慑服自己的威权了。这个龙山文化时期就出现的城市的雏形如果真的被确认，无疑会在世界城市史上创造很多第一，从而修正世界城市史。几千年过去了，时常溢出河道的黄河水用巨量的泥沙把这片平原层层掩埋。每揭开一层，就是一个朝代。新生与毁灭的故事，陈陈相因，从来不改头换面。但这个高丘还微微隆起在大平原上。它为什么不仍然叫宛丘，不叫神农之都，却叫平粮台？是不是某次黄水袭来的时候，人们曾经在这个高地储存过救命粮食，放置过大水退后使大地重生的宝贵种子？在这个已然荒芜的土台上漫步时，我很高兴这片土地仍然具有生长出茂盛草木的活力。那些草与树仍然能够应时应季开放出花朵。草树之间，还有勤勉的村民开辟出不规则的地块，花生向下，向土里扎下能结出众多籽实的枝蔓，芝麻环着节节向上的茎，一圈圈开着洁白的小花。人类不同的历史在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大地的奉献却是一样。我记起在俄罗斯的图拉，由森林环绕的托尔斯泰的庄园中，当大家去文豪故居中参观时，我没有走进那座房子，看干涸的墨水瓶、泛黄变脆的手稿。我走进了旁边的一个果园。树上的苹果已经收获过了，林下的草地还开着一些花。淡蓝的菊苣，粉红的老鹳草，再有就是与中国这个叫平粮台的荒芜小丘上轮生着白色小花一模一样的芝麻。人类操持着不同的语言，而全世界的土地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一种只要愿意倾听，就能懂得的语言——质朴，诚恳，比所有人类曾经创造的，将来还要创造的都要持久绵远。

生命的承诺

雷抒雁

我想着那个孩子。

那个叫涂雨生的孩子。

那个四川绵阳的孩子。

想着八年前，我们在绵阳的一句话，一句写在纸板上，签了名，挂在一棵新植小树上的相互承诺：一定要活着！

想得好苦！

5月12日14点半，电话铃急切地把正午休的我叫醒。一接，西安来的，说是地震了。朋友像是现场直播的主持人，说：人们乱了，楼里人纷纷向街上逃，街上人也乱了，像一群无头的蜂，东跑西跑。

之后，电话断了。

再打过去，电话全不通。我翻开电话本，寻找着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我在西安认识的一切人，电话打过去，全不通。

西安地震了吗？那里是我的家乡。

我这才想起电视，电视里报道震中不是西安，是四川，一个陌生的名字：汶川。那时说是7.8级。然后，讲到波及陕西、甘肃，甚至连台湾都有震感。

从电视里展示的地图上，我看到还有一个我熟悉的地方：绵阳。

于是，我想起涂雨生，想起我在绵阳结识的那个孩子。

于是，从那一天，5月12日之后，一有机会，我就坐在电视机前，专注地搜索着每一幅画面，尤其是来自绵阳的消息。

我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我在心里不断重复着我们和一棵树的

那句承诺：一定要活着！

电视里的画面，一幅比一幅惨烈。那些地方，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站立着的，都是断壁残垣：折断的钢筋从歪斜的墙壁里伸出来，如人的断肢伸出的骨茬；地上是门窗与水泥板、砖瓦之类东西的层层叠压。

人们无奈而痛苦地，在那些重物下寻找着、救助着还在呼救、还在呻吟的生者。而常常拖出的竟是尸体，老人、妇女、壮汉，更多的是学生。

我似乎就在现场，心跳加快，呼吸紧张，止不住泪流满面。

我为这一场世纪大灾难降临在我们民族的头上，感到悲痛。这不公平！年初，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冰雪严寒的袭击，那些艰难困苦的身影还不曾在我脑海里抹去。怎么，打击会接二连三！我虽然知道我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可如此频繁的灾难，究竟是要考验我们什么？

大部队的开入，党中央及时、正确的决策与部署，让人们的心变得稳定下来。

这时，我仔细地瞧着每一张电视里的孩子的脸，寻找涂雨生。

其实，我相信，真的是他出现在电视里，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认不出来。

因为，八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涂雨生，还只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

我又翻出我们的照片。他站在我和新植的那棵小树之间，依偎着我，矜持地、微微地笑着。头上，是当时组织者发给的一顶深蓝色的棒球帽，身穿一套运动服，蓝白相间，估计是他们学校统一的校服。红领巾鲜艳而轻松地飘在胸前。我得承认，这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圆圆的脸庞，重重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因为是和我，和一个陌生的大人，或者他至少知道是一位作家之类的名人在一起，所以，便紧抿着嘴，不让内心的喜悦表露出来。照片上的表情，很明朗却也很庄重，不像个三年级学生的模样。

那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春天，生活在四川的老诗人孙静轩要搞个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大动作：邀请百名全国各地的诗人集聚成都。欢乐三日。

他做到了。就像武侠小说里常写的那样，各个门派的诗家都应约而

至。倒没有什么集中话题，无非是话友情、叙阔别、吃火锅，之后，用北京话说“侃大山”，用四川话说“摆龙门阵”，并不多谈诗。

那次聚会，是一次情绪亢奋的聚会。因为，人们终于熬过和摆脱了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新世纪大约会是一个平安、富庶和幸福的世纪。诗篇里这样颂扬，歌曲里这样咏唱，文章里这样描述，人们这样祝福。很好！新世纪。

可是，那时我似乎并不乐观，写了一篇文章叫《新世纪的忧郁》，表达了我对即将到来的陌生世纪的担心。

我真有些拿不准，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该怎样祝福这个世界？也许，正是这个思路，让我和涂雨生后来一起写下了一句有些悲凉与坚定的话：一定要活着！

成都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在一片空地上植树，这一片叫作“诗人林”的地方，在绵阳，是诗人们一厢情愿地要献给新世纪的礼物。

我们栽树，涂雨生来了，怯怯地站在我身边，听从我的指挥。每个诗人身边都有一名小学生，涂雨生和我只是偶然地相互选择了对方。

大家似乎没有多少寒暄，立即投入劳动。水桶、铁锹相撞声，嘻嘻哈哈的说笑声，使这一片空地成了一个露天音乐会。

树坑是事先挖好的。小树在挖好的深坑里，拖着重重的泥根，不很安分地东倒西歪。

我对涂雨生说：“你扶着小树，我来填土。”

他很听话，认真地用双手吃力地把小树扶正。

我一锹一锹铲起南方胶块一般的红泥土，填在坑洞里。大概是好久没有这样出力了，额上很快就湿湿地渗出汗来。

填满土，我对涂雨生说：得把树根上的泥土踩实，那根部如果漏气，树就活不了啦。

三年级学生很懂事地点点头，随即，用那双穿着白色旅游鞋的脚，和我穿着粗大黑皮鞋的脚一同密密地踩实泥土。

树栽好了。我拍拍手上的土，望着小树。这是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南方树木，枝叶散开着，像一种鸟的尾羽。新栽的小树，没有表情，只是木

本地站立着。也许，从苗圃挖出时，它还沉睡着，我们这一番折腾，也没把它吵醒。很好，当它醒来时，就会适应这个新的环境，伸一下懒腰，活下来。

组织者发了一方小纸板给我们，要求植树人在这红色纸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知道，这是要我们写下责任，如同在一篇文章后署上作者名字，与其说是为了扬名，毋宁说是为了责任。这棵树如果死了，就如同我们写了一篇十分糟糕的失败文章，那该是很丢脸的。

我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三年级学生在后边签了“涂雨生”三个字。大概这是常写的字，写得工整、流畅。

一棵树，就这样把我们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这一棵树，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珍贵的、有生命的礼物。五十年后，我肯定不会再看见这棵树的茁壮与蓬勃，可这个叫涂雨生的孩子，那时，将会在这一片树荫下，带着他的孩子，回忆我们栽树的那个有趣的日子。

“写一句话吧，给小树！”孩子看着纸板下面还有宽宽的空余，便对我说。

写一句话？好主意！写什么呢？我问他。

涂雨生腼腆地摇摇头。

我用笔敲敲手，想了想，好吧，就写上五个字：

一定要活着！

我念了一遍，孩子也小声读了一遍，他歪着脑袋，一双清澈的眼睛扑闪着，大约是想尽力弄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涂雨生，我的朋友，那天以后，你还去过那片树林吗？给那棵小树浇过水吗？除过草吗？大风大雨过后，它会不会倒伏？会不会折断？

八年了，你肯定长高了，长壮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帅哥了，我想，小树也一定会活下来，也一定高了，壮了。

一定要活着！

这当然首先是说给小树的。这一棵树代表了我们的一片信念。今天，